

百年纪念版

鲁迅 文集 I

鲁迅·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鲁迅

文集 I

鲁迅·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文集：全4册 / 鲁迅著.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490-1676-1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著作—选集 IV. ①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0900号

鲁迅文集

鲁迅 | 著

责任编辑 | 史春燕 党 昀
封面设计 | 文 武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h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henhua.cn
地 址 |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520号 | 730000 (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 (传真)

印 刷 |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字 数 | 795千
印 张 | 74.5
版 次 |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11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676-1
定 价 | 152.00元 (全四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出版说明

一九一八年五月，周树人先生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对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之后，鲁迅先生的大名便屡屡见诸报端。

距今，一百年过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没有在历史的风烟中沉寂下去，反而在时间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影响了好几代人。

二〇一八年，是先生以“鲁迅”为名始发作品的一百周年，这里我们精选了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涵盖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歌集——《朝花夕拾》《野草》，以及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华盖集》《花边文学》等，组成了这套鲁迅百年纪念版文集，以飨读者。

鲁迅先生的小说以力透纸背的笔力，描绘出了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而他的散文诗歌，温馨优美，意趣盎然，在勾起人回忆

的同时又带来了别样的情景体验。而杂文，则是鲁迅先生创作最多的文体。他文辞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理性批判，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派大家风范；他以笔代戈，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傲然精魂。这些文章，汇成了一个时代的剪影，使人在振聋发聩的同时又多了几抹深思。

在编校这套文集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字词和标点的用法和现今有些不同。这是因为在“五四”初期，白话文刚刚开始应用，还有很多用词都保留着过去的一些习惯，而有些标点还未正式普及使用。我们为了保留原貌，文中的用词及标点未经删改。以下列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呐喊·风波》中有一句：“七斤直跳起来，‘检’起破碗……”，这里的“检”同“捡”，意为拾取。再比如《呐喊·阿Q正传》中：“邹七嫂在阿Q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但只‘化’了九角钱”，这里的“化”同“花”。又如《野草·风筝》一篇中，作者写道：“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在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这里的“他”即指代的是风筝。在二十世纪初期，第三人称代词通常用“他”，之后才有了“他”“她”“它”之分。

其他的词如：“孤另另”即为“孤零零”，“胡涂”即为“糊涂”，“胡蝶”即为“蝴蝶”，“壶卢”即为“葫芦”，“第x叶”即为“第x页”。在某些语境下，“那里”“那个”“那些”同“哪里”“哪个”“哪些”。还有一些其他的词，在这里编者就不一一列举了。

另有一个特殊的词“拚命”，为了符合现今的阅读习惯，编者统

一改为“拼命”。

鲁迅先生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而对他的作品的集结整理，不仅是为了重温经典，更是为了让读者透过这些见解独到的文字，引发深思。

而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就是因为在这些作品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依稀间，似有人击缶而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

/ 呐 喊 /

社戏	鸭的喜剧	兔和猫	白光	端午节	阿Q正传	故乡	风波	头发的故事	一件小事	明天	药	孔乙己	狂人日记	自序
----	------	-----	----	-----	------	----	----	-------	------	----	---	-----	------	----

140 136 131 124 115 073 062 053 047 044 036 026 021 008 002

彷徨

离婚

弟兄

伤逝

——涓生的手记

孤独者

高老夫子

示众

长明灯

肥皂

幸福的家庭

——拟许钦文

在酒楼上

祝福

281

269

249

227

216

210

199

188

180

169

152



呐喊

鲁迅文集 I

《呐喊》是最近数年来中国文坛上少见之作。那样的
讥诮的沉挚，那样的描写深刻，似乎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
刀刻在木上的。

——郑振铎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

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業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

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由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

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狂人日记^①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②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作者首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

② 候补：清代官制，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取得官衔，但还没有实际职务的中下级官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

—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